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七十一

總錄部一百二十六

方術

范華有言曰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至於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緯候之部鈴決之符皆所以探抽宜賢參驗八極之有風角遁甲孤虛之術亦有以效於事也漢武之世頗好方術天下懷藝之士比比出焉東觀之記斯為博矣鼎國之後何嘗乏哉至或按劾鬼神推步災異吉凶先覺禍福可移變化云為驚乎視聽蓋夫怪神之理聖人之罕言所謂民可使由之非泯絕而不耻也石乃極慮知變而不詭於俗窮理造微而不達於道斯深八數一有歟

漢李少君故深澤侯人主方主一家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武

帝祠竈以致祠穀道辟索食之道帝尊之常曰謂七十能使物卻老物謂鬼物也

其游以方徧諸侯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餽遺之少翁齊人

以方見武帝帝有所幸李夫人卒帝思念李夫人不已少翁言

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命帝居他帳遙望見

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夫人之神於帳中坐又出而徐步又不得就

視及致竈鬼之貌云迺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見

之文成言帝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迺作畫

雲氣車及各以晷日駕車辟惡鬼又作上長官中為臺室盡天

地泰一諸鬼神而致祭具以致天神無入膠東宮人王家故嘗

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康王方藥也方康王后聞文成

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栎大曰樂成名登史求見言方天子

既誅文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栎大入悅大敢為大言曰臣之

師言黃金可成在何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在何人可致也於是

帝使驗小方闔基自相觸擊是時帝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

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後漢尹敏建武二年上疏陳洪

範消災之行武方章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詔公車拜

郎中

郭憲以建武七年代張堪為光祿勳從駕南郊憲

在位勿田向東北含酒三音渎音噴也執法奏為不敬執法糾劾之官也

詔聞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厭之比後齊果有火災與郊

同日

解奴辜張貂不知何郡人也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奴辜能變易物形以誑幻人

趨聖鄉河南人善為丹書符効厭殺鬼神而使命之編育意

姓育意名亦與鬼物交通

壽光侯者壽姓也俗通曰風壽於姚吳大夫章帝時人能効百鬼眾魅令自縛

見形其鄉人有婦為魅所病侯為効之得大蛇數丈死於門外

又有神樹人止者輒死鳥過者必墜侯復効之樹夏枯落見大

蛇長七八丈懸死其間帝聞而徵之乃試問之吾殿下夜半後

常有數人絳衣披髮持火相隨豈能効之乎夫曰此小怪易銷

爾帝偽使三人為之候効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

也朕相試爾解之而蘇

劉根者潁川人隱居嵩山中諸好言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大

守史祈以根為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誣而惑百

姓若果其神可顯一驗事不尔立立方寸實無它異頗能

令人見鬼矣祈曰從召之使大守目覩爾乃為明根於是左顧

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

小兒無狀分嘗不坐顧而叱祈曰汝為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

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為吾陳謝祈驚惧悲哀頓首流血請自其

罪生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在所

景鸞廣漢梓潼大學河洛圖緯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

郎宗字仲鏡安丘人也善京氏易風角星筮推步吉凶常負笈

荷擔賣卜給食瘠服閭行人莫得知

揚由蜀郡成都人也小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占候為郡文學

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大守廉范以聞由對曰此占郡內

當有小兵然不為害後二十余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郡

發庫兵擊之又有風次削哺哺當梯音字廢功類氏家訓曰削則札也左傳曰削而投之是也史

家假借為奸勝字今俗或作脯或作為反哺之哺學士因云是屏障之名非也風角書曰庶人之風揚塵轉削若是屏障

何由大守以問曰由對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

官掾獻橘數包由嘗從人飲勅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

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鬪相殺者請問何以知之由曰向柱中木

上鳩聞此兵賊之象也其言多驗著書公著終于家

冷壽光可五百六十歲行客成公御婦人法客成公者能善神導之事取修於玄

扣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復黑齒落復生御婦人之術謂握固不寫還常屈頸鵠息鵠音

反毛詩曰有集未鷓毛葢注曰鷓雉也小海經曰女鬚髮尺白

几之山多白鷓郭璞曰似雉長尾走且鳴也而色黑如三四十時死於江渡

段醫廣漢新都人習易經明風角時有一者雖

未至必預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

問翳舍處者幸為之告後更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

略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為合膏藥并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

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渡津過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

言到葭萌與吏鬪頭破者以此膏理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

歎服乃還卒業隨隱居中于家上成公者宓縣人其所行久而

不還後婦其家云我已得仙因辭家而去家人見其舉步稍

高良父乃沒云陳寔韓詔聞見其事

高良父乃沒云陳寔韓詔聞見其事

王輔學公羊傳授神契常隱居野廬以道自娛辟公府舉有道對策拜良中陳災異執吉凶有驗拜議郎以病遜安帝公車徵不行卒於家

李歷李邵弟之子好方術為新成長時天下旱縣界持雨官至奉車都尉

樊英南陽魯陽人也善風角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為學者曰成都是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

都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術英既善術朝廷每有災異詔下問變復之郊所

言多驗度災異復於常也安帝初徵為博士
栾巴字叔元順帝時為豫章太守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貨

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剪理姦巫房

祀謂為房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惧終皆安之神仙傳曰廬山廟有神於帳中與人言語飲酒投杯能令官亭胡中公風行殿行者舉帆相逢巴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声郡中常患黃又鬼為百姓害巴到皆不知所在郡內無疾疫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正朝大會已

獨後到又飲酒西南嚶之有司奏已不敬有詔問已巴頓首謝

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洒為雨以滅火臣不敢不敬詔

即以驛書問成都成都答言正旦大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

火乃息雨皆酒臭後忽一旦大風天霧晦暝對坐皆不相見失

巴所在尋問之云其日還成都與親故別

高獲汝南新息人獲善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郡境大旱太守

鮑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監屬縣有三部每督郵書椽一人

明府當自北出三十里亭雨可致也豈從之果得大雨

許俊善卜占之術多有顯驗時人方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嘗篤

病三年不愈乃謁大山請命大山主人生死故請請命也行遇道士張巨君

授以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于此

張楷蜀郡成都人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

為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即位優遂行

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常

諷誦經籍作尚書注後以事無驗見原還家

趙彥琅邠人少有術學延熹三年琅邠賊劣丙與大山賊叔孫

無忌殺都尉攻沒琅邠屬縣殘害吏民朝廷以南陽宗資為討

寇中郎將杖鉞將兵督州郡合討無忌彥為陳孤虛之法以賊

屯在莒莒有五陽之地謂城陽南武開陽陽都安陽並近莒宜發五陽郡兵郡兵有陽

謂山陽廣陽漢陽南陽山陽郡之類也從孤擊虛以討之資具以狀上詔書遣五

陽兵到彥推遁甲教以時進兵一戰破賊燔燒屯塢徐兗二州

一時平夷

樊志張者漢中南鄭人隱身不仕靈帝時嘗遊隴西時破羌將

軍段穎出征西羌請見志張其夕穎軍為羌所圍數重因留中

三日不得去夜謂穎曰東南角無復羌宜乘虛引出往百里還

師攻之可以全勝穎從之果以破賊於是表聞又說其人

既有梓慎焦董之識焦廷壽董仲舒宜翼聖朝咨詢奇異於是詔特

徵會病終

費長房汝南人也曾為市椽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

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中覩之異焉因
往再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
房旦日復詣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餽盈衍
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
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
酒與卿為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兩
對舉為扛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之而上視噐如一外許而
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顧念翁乃
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長房形也
以為縊死大小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知見也於是
遂隨從入深山踐荆棘於群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

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
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

長房意惡之翁曰子機得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翁與一

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即以杖投葛陂中也又為

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

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

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常所葬但竹杖爾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

遂能療醫衆病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或在它坐獨自患怒人

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爾汝南歲常有魅偽作大守章

服詣府門椎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為謁府君惶

懼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

故形即成老鼈也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大守服付其一札以勅葛陂君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頸繞之而死後東海君來見葛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劾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上見其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於是雨立注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中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主馬赦汝死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爾又嘗坐客而使使至宛市鮮酒吏還乃飲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後失符為眾鬼所殺

徐登者閩中人也閩中今泉州也本女子化為丈夫善為巫術

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為越方東陽今婺州也趙炳以氣禁人不能起禁虎

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大釘釘柱丁入尺許以氣吹之釘即躍出射去如弩箭之發異苑云趙侯以盞盆水吹氣作禁魚龍竟越萬禁時遭兵亂疾疫大起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水經注吳寧溪出吳寧縣經吳傷之烏陰溪在今婺州義烏縣東也遂結言約共以其術療病

各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為不流炳復次禁樹樹即生莛莛者揚之秀也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馬登年

長炳師事之貴尚清儉礼神唯以東流水為酌削桑皮為脯但

行禁駕所療皆除禁駕師禁術也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縣名屬會稽郡百姓

未之知也炳乃故升茅屋梧扉而爨主人見之驚惶吾丈也炳

笑不應既而爨熟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度船人不和之和猶

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歸

童安令惡其惑眾收殺之人為立祠室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

入也其始東郭延年

漢武內傳曰延年自云遊

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

也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畜精氣不極

視大言其始元放延年皆為曹云所錄問其術而行之君達號

青牛師

封君達號西人初服黃連三十余年入鳥牽山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聞

其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要間竹管中藥為服或下針應手皆

愈不以姓名語人聞魯女生得五岳圖連年請求女生來見接

并告節度三百餘歲乃入玄丘山去

左茲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眾

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尔

神仙傳云松江出好鮓魚味異他處

放於下坐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

以竹竿餌釣於盤中湏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會者皆驚

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釣沈之湏臾復引出

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鱸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既

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尔放曰亦得可也操恐其近即易為所

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勅使者增布二端語頃即得

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

若符契焉後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為齋酒一斗

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鈿

悉亡其酒脯矣

鈿酒肆也

操懷不喜

喜音許吏切

因坐上收斂殺之慈乃

却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

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羊

群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尔忽

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

言何遽如許為事

即競往赴之

而群羊數百皆變為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魏文帝與論語卻儉等事曰穎川卻儉能辟穀餌狀荅牛陵耳始亦喜行氣老有少容盧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吏初儉

至之所伏苓價暴貴數倍議郎安平李單學其辟橐餐伏苓飲寒水中泄利殆殞命後始未眾人無不鳴視狼至顧呼吸吐級

軍謀茶酒弘農董芬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意受其補導之術至寺嚴峻往從問受審監真元事於斯術也

人之逐未乃至於是東阿王作辨道論曰世有方是吾王悉所招致牛始虛江有左慈陽城有卻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

之術接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州求安期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與棄六驥而美飛龍哉自家王與

太子及未兄弟咸以為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常奉不過於吏員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游六穀難得而佩

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余常試卻儉絕棗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

不必益壽可以療疾而不憚飢饉焉左慈善修房內之術差可終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其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

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余常辟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温故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語本師姓韓字世

雄掌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万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蜀腰帶割王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

因兇生孽出脾部其食少而弩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隼各其一者已熟已而可敢余時問言率可試不言試藥去此逾方

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市藥犬之徒也

吳劉惇字子仁平原人遭亂避地容遊廬陵事孫輔以明天官

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處期無不中者輔晏

焉以為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惇於諸術皆善尤明大

一皆能推演其事窮尽要妙著書百餘篇名儒刁玄稱以為奇

惇亦寶愛其術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趙達治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達寶惜其術自闕澤殷禮皆

名儒善士親屈節就學達祕而不告大史丞公孫滕少師事達

勤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有年數矣臨當喻語而輒復止滕他日

齋酒具候顏色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歆圖為帝王師
至仕來三世不過大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
除一筭之法父子不相與然以子篤好不倦今真以相授矣飲
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手指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
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歆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勝如期往至
乃陽求索書驚言失之云女婿昨未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初
大帝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知其言帝問其法達終不
語由此見簿祿位不至

介象字元則有諸方術吳主聞之徵象則武昌甚敬貴之稱為
介君為起宅以御帳之給賜遺前後累千金從象學蔽形之術
試還後宮及出殿門莫有見者又使象作變化種瓜菜百果皆
立生可食吳主共論鱸魚何者最美象曰鮠魚為上吳主曰論
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耶象曰可得耳乃令人於殿中作
方埕汲水滿之并求鈎象起餌之垂綸於埕中酒吏果得鮠魚
吳主驚喜問象曰可食不象曰故為陛下取以作生繪安敢取
不可食之物乃使厨下切之吳主曰聞蜀來得蜀薑作齏甚好
恨爾時光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并付直吳主指
左右一也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
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其言騎杖酒吏止已至
成都不如是何處問人言是蜀市中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先
在蜀既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人買薑畢担書負薑
騎杖閉目酒吏已還到吳厨下切鱸通了

姚光有火術吳主身臨試之積荻數千束使光坐其上又以數千束荻裹之因猛風而燔之荻了盡謂光當以化為燼而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書吳主取其書視之不能解也董奉字君異候官人士爨嘗病死已三日奉已一丸藥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頭搖指之食頃即開目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

晉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之良馬死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為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

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將歸此物見死馬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為軍諮祭酒時江淮清晏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為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裝去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為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於井中主人大悅璞携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宣城太守殷祐遷石頭督璞復隨之

時有鼯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比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然若瑞而非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期明年矣無錫縣欵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吳興太守袁琇或以問璞璞曰卯爰發而冷金此木不由直而成災也王導深重之引參已軍事導常令作卦璞曰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栢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栢水粉碎璞素與桓彝反善彝每造之或直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爾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御刀設醎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囑卿勿來反更加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為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郭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

戴洋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吳末為臺吏知末將亡託病不仕廬江太守華譚問洋曰天下誰當復作賊者洋曰王機尋而機反陳聆問詳曰人言江南當有貴人顧彥先周宣珮當是不洋曰顧不及臘周不見耒八月榮果以十二月十七日辛十九日臘祀以明年七月晦亡王導遇病召洋問之洋曰君候本命在申金為土使之主而於申上石頭立治火光照天此為金火相燠水火相煎以故受害爾導即移居東府病遂至鎮東從事中郎張闓舉洋為丞相令史時司馬颺為烏程令將赴職洋曰君宜深慎不吏颺後果坐吏免官洋又謂曰卿雖免官十一月常作郡加將軍至期為太山之太守振武將軍颺賣宅將行洋之

曰君不得至當還不可無宅颺果為徐龕所逼不得之郡元帝增颺衆二千使助祖逖洋勸颺不行颺乃稱病收付廷尉俄而因赦得出釗裔鎮尋陽問洋曰我病當差不洋曰不憂使君不差憂使君今年有大厄使君年四十行年入庚寅大公陰謀曰六庚為白獸在上為客星在下為害氣年命與并必凶當忌十二月二十二日庚寅勿見客裔曰我當解職將君還野中治病洋曰使君當作江州不得解職裔曰温公不復還邪洋曰温公雖還使君故作江州俄如其言

卜珣字予王匈奴後部人少好讀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不如也柰何不免兵厄珣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為卿將當受禍爾不爾者亦為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

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珣曰子勿為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不能免公子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珣曰吾此雖當有帝王子終不復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珣曰吾此雖當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琅邪可奉卿謹奉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珣遂隱於龍門山

劉元海僭號徵為大司農侍中固以疾辭元海曰人各有心卜珣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後復徵為光祿大夫珣謂死者曰非吾死所也及劉聰嗣偽位徵為大帝時劉琨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珣答曰并州陛下之分今茲剋之必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生一行可乎珣曰臣所以未不及裝者正為是行也聰大悅署珣使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

行也死自吾分後慎勿紛紜及攻書陽為琨所敗珣先奔為其元師所殺

陳訓為都水參軍淮南周元當問訓以官位訓曰君至卯年當剖符近郡酉年當有曲蓋元田脫如來言當相薦拔訓曰性不官惟欲得來爾後元果為義吳大守金紫將軍時劉聰王彌寇洛陽歷陽大守武賈問訓曰國家人事如何訓曰胡賊三逼家國當敗天子野死今尚未也其後懷愍二帝果有平陽之酷焉或問其以明年吉凶者訓曰揚州刺史當死武昌大火上方節將亦當死至時劉陶周訪皆卒武昌大火延燒千家

吳猛年四十邑人丁義始受其神方因還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異之庾亮為江州刺史常遇疾聞猛神異乃迎之問已疾何如猛辭以美盡請具棺服旬日而死形狀如生未及丈歛遂失其尸識者以為亮不祥之徵亮疾果不起

辛靈幼有道術順陽樊長賓為連昌令發百姓作官船於建城山中吏令人各作著一隻靈作而未輸或竊之焉俄而竊者心痛欲死靈謂之曰爾得無竊我著乎竊者不應有頃逾急靈曰若爾不以情告我者今真死矣竊者急遽乃首出之靈於是飲之以水病即立愈行人由是敬畏之船成當下吏以二百人引一艘不能動方請益人靈曰此以過足但部分未至爾靈請自牽之乃手執箸帷用百人而松去如流衆大驚怪咸稱其神於是知名有龔仲儒女病積年氣息財屬靈使以水含之已而強

起應時大愈又呂倚母皇氏得接痺病十有餘年靈療之去皇氏數尺而坐冥目寂然有頃顧謂倚曰扶夫人令起曰老人得病累年奈何可倉卒起邪靈曰但試扶起於是兩人夾扶以立少頃靈又令去扶即能自行由此遂愈於是百姓奔趨水陸輻湊從之如雲皇氏自己病久懼有發動靈乃留水一器食令之每取水輒以新水補處二十余年水清如新塵垢不能加焉時高悝家有鬼怪言語訶叱投擲內外不見人形或器物自行再三發火巫祀壓劾而不能絕適值靈乃要之靈於陌頭望其屋謂悝曰此君之家邪悝曰是也靈曰知之足矣悝固請之靈不得已至門見符索甚多謂悝曰當以正止邪而以邪救邪惡得已乎並使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即絕靈所救愈多此數然不取報謝行不騎乘長不娶妻性至恭見人即先拜言輒自名凡草木之天傷於山林者必起理之器物之頃覆於塗路者必舉正之周旋江州間謂其士人曰天地之於物一也或欲下失其情性祭河制服人以為奴婢乎諸君若欲享多福以保性命可悉免遺之十餘年間賴其術以齊者極多後乃娶妻畜馬奴婢受賂致遺於是其術稍衰所療得失相半焉

南濟顧歡事黃老道解陰陽書為術數多効驗以大學博士徵不就

梁沈僧昭為山陰縣令武陵王紀為會稽太守晏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管絃之聽僧昭呪厭十許口便息及日晚又曰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門即便喧聒

後魏王早激海南皮人明陰陽明元時喪亂之後多相殺害有人詣早求問勝術早為設法令各無咎由是州里稱之有東莞鄭氏因為同孫趙氏所殺其後鄭氏執得讎人趙氏又剋明晨會宗族當就暮所形刑之趙氏求救於早早為占候并授以一符曰君今且還選壯士七人令一人為主者佩此符於鷄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許平旦當有十人相隨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來黑牛冢在前一黑牛應第七但捉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乃是鄭氏五男二父也諸子並為其族所宗故和解二家趙氏竟太武圍涼州未拔遣騎名之及至詔問何時當得此城早對曰陛下但移據西北角三日內必剋太武從之如期而剋時久不雨帝問早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至猶未有片雲帝詔早詰之早曰願更少時至申時雲四合遂大雨滂沱孫紹明陽陽術為右將軍大中大夫數曾與百寮赴朝東夜未開守門候旦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外竊謂之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富貴雄甚駭浮不測所以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北齊由吾道榮琅邪人少好道法與其同類相求入太山潛隱具聞道術仍遊鄒魯之間習學業晉陽有人大明法術乃尋之是人為象傭力無識之者久乃訪知其人道家符水禁呪陰陽曆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是人謂道榮云我本常岳仙人有小罪過為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河值水暴長橋壞船渡艱難是人乃臨水禹步以

符投水中流便絕俄頃水積甚高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如是傍人咸云水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道榮乃歸隱於琅邪辟穀餌松木茯苓求長生之祕尋為文宣追往晉陽至遼東山中有猛獸去馬十步所追人納怖將走道榮以杖畫地城火坑猛獸遽走俄值國廢道榮遽歸隋初卒

秦毋懷文以道術事袖武東魏武定初官軍與周文戰下邳山是時官軍旗幟盡黑懷文曰亦火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為赭黃所謂河陽幡者也懷文造宿鉄刀其法燒生鉄精以重柔鉄數宿則成剛以柔鉄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治家所鑄宿柔鉄是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但不能頓截三十札也懷文又云廣平郡南幹子城是干將鑄劍處其土可瑩刀每云昔在晉陽為監館館中有蠕蠕客同館胡沙門止語懷文云此人別有異美術仍指庭中一棗樹云令其布等子即知實數乃試之并辯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剝數之唯少一子筭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懷文位信州刺史

孫正言嘗謂人曰我昔武定中為廣州士曹聞曹普演有言高王謂兎阿保當為天子至高得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祿地德之謂得昌也滅年號成光即承之矣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于江凌百里州衣食居一與處善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定人莫能測也或謂出自嵩高遍遊遐邇既入荊州汶陽郡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

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為預萌兆及侯景始告降於
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擅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
為国立効師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時
在青鷄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
宜待熟時固問之曰亦剋亦不剋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
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
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
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
諸神皆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冒洪流
而下去約軍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動吾軍之龍甚自踴
躍即攻之若得待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虔遂
中谷船而逆風不便法如執自羽麾風風即返約衆皆見梁兵
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約之竄不知所之法 and 曰明日午
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
刹語擅越等此雖為刹實是賊標今行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
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刹仰頭裁出鼻遂禽之約言求就師目前
死法和曰擅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
當得擅越力爾湘東果釋用為郡太守及魏圍江陵約以兵赴
救力戰馬法和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辯於已陵謂曰貧道已却
候景一臂其更何能為擅越宜即逐取乃請還湘東王曰侯景
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
而往親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鉄鑠武陵王紀果

遣蜀兵來渡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略一戰而殄
之軍次白帝謂之曰諸葛孔明可謂為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
有其理芳箭鏃一斛許因挿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
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
曰汝欲出不能得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為授三帰居
乃入草初壘山多惡疾人法和為採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即
求為弟子山中多毒虫猛獸法和受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
湖必於峯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或少獲輒有大
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功
違者中夜猛獸必來啖之或亡其船纜有小弟子戲截蛇頭
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因旨以示之弟子乃見頭齧袴襠
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為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
斷來詣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鄉徵命殊急若不為作功德一
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為人置宅圖基以避禍
求福嘗謂人曰勿擊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擊馬
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
和為都督郢州刺史封江乘縣公法和不臣其啓文朱印名上
自稱司徒元帝謂其僕射王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為三公而
自稱何也褒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客是先知元帝以法和功業
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為弟子唯
以道術為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所不立市丞牧佐之法
無人領受但以空盤簪在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賈客店之隨

貨多不計其估限自委檻中所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為政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戰襲襄陽而入武關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畫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上應有報至故救援爾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食具大餠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郢入漢曰將赴江陵元帝使人逆之曰自此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間城門着鹿白布衫袴布帛中大繩束魯坐蓐席終日乃脫之及聞元帝敗滅復取前凶服著之哭泣受吊梁人入魏果見餽餅焉法和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連雷電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宮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文宣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進軍臨江去河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為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安相郡公宋蒞郢州刺史官將爵如故蒞弟造為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和與宋蒞兄弟入朝文宣聞其有奇術虛心相見之備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遙見鄴城下馬禹步年術謂曰公既万里歸誠主上虛心相待何作此術法和持香爐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憶油絡網車伏身百人詣闕通名亦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

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万物万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件物稱是宋蒞干段其余儀同刺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也營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三年聞再為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礼佛坐繩牀而終浴訖將歛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開棺而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屋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為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照即位至武城傳位後王共五年焉

許遵高陽人名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相逆刺其驗若神高祖引為館客自言祿命不富貴不橫死矣是以任性疏誕多所犯忤高祖常容借之河陰之役遵謂孝業與曰彼為火陣我為木陣火勝木我必敗果如其言清河王岳以遵為開府田曹記室岳封王以告遵遵曰窰蜂亦作王岳後符救江陵遵曰此行致後凶宜辭疾勿去岳曰勢不免去正當與君同行遵曰好與生人相隨不欲共死人同路遂還岳至京尋喪

荆次德有術數預知亦未榮成敗又言代魏者齊葛榮聞之故自號齊王待次得以殊禮問其天人之事對曰齊當與東海出天子今王據敷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月并宜速用兵遲則不吉榮不從

魏寧以善推祿命徵為館客武成親試之皆中

張子信河內人也頗涉文學少鑿術知名常隱白鹿山時出遊京邑甚為魏收崔秀舒所重武成太寧中徵為尚藥典後主武平初又以太中大夫徵之聽其所志還山又善揚莖及風角之術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坐對有鵲鳴庭樹闐而墮烏子信曰不善向夕當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喚必不可往雖勅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琅邪王五使切召永洛但云勅喚永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折不堪動詰朝而難作

後周衛元嵩蜀都人好言將來之事善蓋江左實誌之流武帝天和中著詩預論周隋廢與及唐家受命並有徵

楊伯醜臨孝恭劉祐俱以陰陽術數知名

史並不載官

唐師市奴方術人也武德七年市奴合金銀並成高祖以之以示侍臣封德彝進曰漢代方士及劉安等皆學術唯舌黃白不成今為食器可得不死高祖哂之

明崇儼洛州偃師人崇儼年少時隨父任安喜令父之小吏有善後召鬼神者崇儼盡能傳其術乾封初應封岳舉授黃安參會刺史有女病篤崇儼致他方殊物以療之其疾乃逾官至正諫大夫

蒨法善括蒼人自曾祖三世為道士皆攝養占卜之術法善少傳符籙尤能厭劾鬼神高祖聞其名徵詣京師將加爵位固辭不受求為道士固留住道場供待之甚厚時高祖廣徵諸方道術之士各合練黃白法善上言今冊難就徒費財物有虧政理

請覈其真偽帝然其言因令法善試之由是逐出九十餘人遂一切罷之法善於東都凌空觀設壇醮祭洛中士庶競往觀之俄頭數十人自投於火中觀者大驚救之而免法善曰皆此魑魅於吾法所攝爾問之果然法善悉為禁劾其禍遂逾法善自高宗則天中宗始五十年當來名山數詔入禁中盡禮問道然排擠佛法議者或譏其向背以其術高終莫之測也高宗即位稱法善有冥助之力先天二年拜鴻臚卿封越國公仍依舊為道士止於京師之景龍觀又贈其父為歙州刺史當時遵寵莫與為比開元八年卒年九十

桑道茂善太乙遁甲五行災異之說言事無不中代宗召之待詔禁中德宗建中三年上言請城奉天為王者之居外象龜形內列六街德宗素神道茂言遂命京兆尹嚴郢發衆數千與六軍之士雜往城之時屬夏盛而土功大起人莫知其故至四十月月避難于奉天方驗道茂之言

後唐廣微州華州僧也知術數末帝河中廣微嘗審謂房嵩曰相公極貴然明年有大厄極危如得濟此尼事不可言明年果有楊彥溫之變

張濛岐州之瞽者自言知術數不龜不著言事太白山神其神祠元魏時崔浩朝時事否泰人之休咎濛若神於傳吉凶之言房嵩泥於事神酷信之末帝在岐陽嵩引濛謁見聞帝語未駭然曰非人臣也令嵩詢其時即傳神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没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巳土嵩請解曰神言予不知也長興

四年五月府解諸門無故自動人頗駭異遣嵩及濠見嵩來未
交言先問嵩衙署小異勿怪不出三日有思命其夜報至封潞
王及帝被疑除鎮甚懼再三質濠曰且為備王保無患及王思
同兵將至又召濠謂之曰爾言吾無患今天下兵未萃我城內
無兵食外無援助得無患乎濠有天下不能獨力朝廷兵未迎
王也王若疑臣臣唯一予未及寇請王致之麾下以質臣心及
帝入洛受太后冊曰御名堂宰相讀文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
四月庚午朔帝迴視房曰張濠神言甲庚事不亦異乎帝令嵩
共術士解三珠一珠事言三珠三帝也驢馬人驅失主也帝即
位以濠為將作少監同正賜紫金周沙門遇堯浙東人也世宗
酷好點化之術遇堯為帝面數至其事及覽其所為則瑩澤可
愛帝大嗟賞之故今攻而為器以賜近臣焉既而賜遇堯紫方
袍號悟真廣濟大師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七十七

總錄部一百二十七

方正

剛

方正

夫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非義不苟合臨難不苟免居之有常死而後已斯方正之士也三代而下世道夫喪在公寡秉彜之臣居鄉之不貳之老故六貧特立之操者必出其類而有開乎時焉自尼父之生於周末歷時不遇未嘗枉尺而全其道由是之後賢英雄武乃有危言高論罔念媮合直躬守節不屈當塗遇事肆於劇談處衆特於正色意或小忤投劾而徑歸志之所存瀕死而無變以正神姦屏伏頓消乎氣燄克逆嚴憚為弭於雄

稜斯蓋稟五行之秀為萬物之持純一耿介潔白身固中立不倚確乎其有常德者與也

孔子過衛衛大夫王孫賈問曰與其婦於奧寧於竈何謂也奧方

也以喻近竈以喻執政賈執政者欲使孔子來尼之以微世俗之言感慟之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

禱也孔子拒之曰如獲罪澹臺滅明魯人事孔子既業退而脩

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鄉大夫

柳下惠為魯士獄師典三出之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

而人人為往而不三黜苟直道以事人所至

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田子方魏文侯之師也文侯之子子擊逢之方於朝歌引車避

下謁田子方不為禮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其貧賤者驕人

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爾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

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躍然

柰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

漢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後為清河太傅免武帝

初即位後以賢良徵諸儒多嫉又曰固老罷歸之時已九十餘

矣公孫引亦微側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

以阿世

辛茂為水衡都尉慶忌之子也其兄通為護老校尉遵為丞門

都尉皆有將帥之風元始中安漢公王莽秉政見慶忌本之將

軍鳳所成三子皆欲親厚之是時莽方立威猶用甄豐甄邯以

自助豐邯新貴賤震朝廷茂自見名臣子孫兄弟並列不甚詘

自助豐邯新貴賤震朝廷茂自見名臣子孫兄弟並列不甚詘

事兩甄

後漢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封膠東侯加位特進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人性剛直忠正志節抗厲後為太中大夫以病去官卒

范滂自孟博汝南征老人大守宗資署為功曹後牢循誣言

鈞黨

鈞引也

滂坐黃門北寺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臯陶滂曰

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

謂天地也

如其有罪祭

之何益衆人亦止太原閔貢字仲叔建武中應司徒虞霸之辟

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

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僻也辟而不問

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安罪曰劾自受其劾狀而去也按猶下也今有投辭投牒之言也

蓋勳為潁川大守徵還京時河南尹朱雋為重卓陳軍事卓并

雋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鄉勿妄說且汙我刀勳曰昔武丁

之明猶求箴諫况如鄉者而欲杖人之口乎卓曰戲之耳勳曰

不聞怒言可以為戲卓乃謝雋

仇覽字季智陳留考城人也初入大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

名與覽比字賓客盈至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

竒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

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脩設大學豈但

使人遊說其中高栢而去不復與言後徵方正遇疾而卒

公沙穆字文久北海膠東人居建成山中依林阻為室獨宿無

事

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呼穆者三穆與語有嗔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恠穆誦乃若終亦無它妖異時人竒之終卒為遼東屬郡都尉

趙昱字元達琅邪人清已疾惡潛志好學雖親友希得見之為人耳不邪聽目不妄視太僕神佛舉為方正

魏張承何內修武人也與兄範避地揚州表術備禮招請範稱疾不往術不彊屈也遣承相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正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激下之歆雖由匹此之資而具霸王之功不足為難若苟僭擬于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與之術不悅是時太祖將征冀州術復問曰今曹公欲以弊兵數千敵十萬之衆可謂不量力矣子以

為何如承乃曰漢德既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挾天子以令天下雖敵百萬之衆可也術作色不澤承去之後魏武定冀州遣使迎範以疾彭城遣承詣太祖太祖表為諫議大夫

杜恕畿之子也少與馮翊李豐俱為折任搃角相善各成人豐砥礪名行以與世吝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為之游說而當路或以豐名過其實而恕被褐懷玉也由此為豐所不吉恕亦任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時豐以顯任朝廷恕猶居家明帝以恕太臣子擢拜散騎侍郎數月轉補黃門侍郎

常林為大帝晉宣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為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之林曰司馬公自歆敦長幼之叙為後生之法貴

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

初林少與司馬京北善大傳每

見林輒欲跪林止之曰公尊貴矣上也及司徒缺大傳有意欲以林補

作膠字孟乎廣陵人少履清爽立朝正色

晉樂廣為河南尹先是河南官舍多妖怪前尹皆不敢處正寢

廣居之不疑嘗外戶曰閉左右皆驚廣獨自若顧見牆有孔使

人掘墻得狸而殺之其怪亦絕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

仕蜀為觀閣令史官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

不為之屈由是屢被譴黜

謝琨字幼與陳國陽夏人也為東海王越參軍事謝病去賊避

地豫章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日每殺人將曉有黃衣人呼

鯢字令開戶鯢愴然無惧色便於牕中度手牽之髀斷視之鹿

也尋血獲焉後此亭無復妖怪

宋臧子字德仁東莞莒人也初從高祖平京邑桓玄奔走高祖

使燾入宮收圖書器物封閉府庫有金節樂器高祖問燾卿得

無歆此乎燾正色曰皇上齒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

王室燾雖復不肖無情於樂高祖笑曰以聊戲卿爾永初三年

為光祿大夫

蔡興宗為征西將軍荊州刺史破徵還都時左軍將軍王道隆

任參內政權重一時攝履到前不敢就席良久去更不呼坐元

喜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

人引興宗為大宗所愛過帝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為吏

部尚

乃引判爾殷刘

殷景仁為尚書僕射刘湛為領軍將軍並執權

雜無益也若往

詣球可稱旨就席球舉扇曰不得再引还依事啓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至是具宗復爾道隆寺以具宗彊正不欲使擁兵上流改為中書監

孔季恭為吳侯太守以冠軍先是吳具頻喪太守云項羽神為卞山王君郡廳事二千石常避之季恭廳事竟無害也

南齊蔡約為司徒左長史高祖為錄尚書輔政百療履徒到席約攝履不改帝謂江祐曰蔡氏故是禮度之門故自可悅祐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

梁刘毅字仲宝晋丹陽尹真長七世孫也少方正有器局

何遠為東陽太守為受罰者所謗坐免歸遠性耿介無私世居人間絕請謁不造詣與貴賤書疏抗札如一所會遇未嘗以顏色下人以為俗士所疾惡其清公實為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饑寒如下貧者及去東陽歸家經年歲口不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之

傅昭為安城內史自宋以來兵乱郡舍号凶及昭為郡郡內人夜夢見兵馬鎧甲甚盛又聞有人云當避善人軍衆騰空而遊夢者驚起俄而疾風暴雨倏忽便至數間屋俱倒即夢者所見軍馬蹈之所也自後郡舍遂安咸以昭正直所致

陳徐孝克東海郟人也禎明元年入為都官尚書自晋以來尚書官寮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弟即都官之省西抵閣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

每昏夜之際無故有声光或人見着衣冠從中出須臾復沒或門閤自開閉居者多死亡尚書周儼卒於此省孝克代儼便即居之經涉兩載妖變皆息時人咸以為真正所致

張種字士苗吳郡人祖辨宗司空右長史廣州刺史父略梁太子中庶子臨海太守正火悟靜居處雅正不妄交遊傍無造請時人為之語曰宗稱敷演梁則卷充清虛李尚種有其風率為金紫光祿大夫

後魏崔光韶博學疆識尤好理論至于人倫名教得大之間權而論之不以一毫假物

裴他字元化河東聞喜人性剛直不好俗人交遊其投分者必當時名稱清白任直卒為中軍將軍

比齊魏蘭根為定州長流參軍丁母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柏樹蘭根以卓凶逆無道不應遺祠至乃代栢以為椁材人或勸之不代蘭根盡取之了無疑懼

許文經勤學方雅身無擇行口無戲言位殿中御史後周王軌大原人也性質直慷慨有遠量臨事彊正不敢干卒為柱國徐州都督

盧光為京兆郡舍先口人歎有妖怪前後郡將莫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馬忽昇輶事昇牀南首而立又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懷其清誠守正如此唐鄭珣瑜字元伯鄭州滎陽人也性公直嚴重少言未嘗以私託人而人望其風亦不敢干以私所居皆有理績後免相為吏

部尚書辛

武儒衡字庶碩宰相元衡從父弟才度俊偉氣直貌莊言不妄發與人交友終始不渝相國鄭餘慶不事華絮後進趨其門者多垢衣敗服以望其知而儒衡詢見未嘗輒易所好但與之正言真論餘慶因以重之官至兵部侍郎

晉桑維翰字國僑洛陽人也少時所居常有魑魅家人咸畏之維翰往往被竊其衣撮其中櫛而未嘗改容後卒為中書令

崔稅字子文博陵安平人初為王瓚開封府從事性沾淡不汲汲于榮利非公事不造權政之門

剛

仲尼有言曰剛毅木納近仁又曰吾未見剛者則剛之為用其

至矣哉中古而下乃有蹈道經德据法守禮激昂其志節奮志其武健或人不我用則死堅陣以如歸或時無已知則陷淫刑而不悔或納忠而陳鯁議或守正而茂真規或凌折於豪右擯斥乎姦佞以至對萬乘之至尊亢志無撓象一慙之不忍拂衣廷去臨危難而靡變保氣節而克終斯皆稟絕異之姿懷卓爾之操者矣若乃仁威忤物好氣自恃殞絕於小忿馳騁於末流者固在夫君子之後嗣

林不狃魯士也齊國書師伐魯師及齊師戰于郊魯右將奔齊

人從之挾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魯士不狃曰誰不知

我不如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言止戰惡足為賢徐走而走

徐行而死言暮非無壯士但季孫不能使楊處父晉大夫聘于衡反過齊齊瀛從

邑汲郡修武孫 温而還其妻問之羸曰以剛尚書曰沈潜剛克

高明柔克 沈漸由滯溺也高明元爽也信各當以剛柔勝已本性乃能成全也其在洪範金謂之周書 夫子一之其不

没乎 純剛 天為剛德猶不干時 寒暑相順 况在人乎且華而不實

怨之聚也 言過故犯而行 而聚怨不可以定身 剛則犯 余懼不獲其利

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魏齊魏相也亡之信陵君信陵君初猶豫未肯見因侯羸之言

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怨而自剄

漢周昌為人彊力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位至御史大夫致

都為中尉時丞相絳侯至貴居也 居大傲讀與同與 而都揖丞相

汲黯為主爵都尉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

拜謁蚡弗為禮黯見未嘗拜揖之

李廣武帝時為前將軍與右將軍趙食其合軍出東道或失道

後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道廣 糒執醪汁滓酒也糒飯也音倫醪音牢 因何廣長

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 由折猶言委曲也 廣未對大將

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 之往也簿謂文狀也音簿戶反 廣曰諸校尉亡罪乃

我者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

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徒廣部

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

之吏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寧成

為濟南都尉而郵為守始前數都尉步少府因吏謁守如縣令

其畏都如此及成住直凌都出其上郡素聞其聲善遇與結

驩

蕭望之字長倩大將霍先秉政之史邴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山人自構吏民當見者露素去刀兩吏扶持望之蜀不肯聽自引出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又元帝曰蕭天傳素剛望之紙於太子太傅

蕭育字次君為茂陵令會課第六而漆令都愛殿見責問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而暇欲為左右言及罷出傳召

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賊曹決曹皆名後曹忿其為漆令言故以職事責之育徑出

曹書佐隨牽育安佩力曰蕭肩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為司隸校尉

後漢祭彤以大僕將萬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於彤行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為涿邪山彤到不見虜而還坐逗留畏懦下獄免彤性沈毅內重自限見詐無功出獄數日毆血死

高獲與光武有素舊師事固徒歐陽歛歛下獄當斷獲冠鉄冠帶鉄鎖詣闕請歛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為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

申屠性剛直忠正志節抗厲建武初徵拜侍御史遷尚書令謇謇多宜無所屈僥

戎良字子恭濟陰人年十八為郡門下吏良儀容偉麗大守諸

葛豐使閣裏寫書從者誣良與婢通良剗腹引出腹肝示豐
范滂汝南征羌人也坐黨事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
皆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
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是亦止獄吏將加掠拷滂以同囚多
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表忠爭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
甫以次辯詰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餘人在前或對或否
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君為人臣不惟忠目而共造部
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廷虛構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為皆以情
對不得隱飾滂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
欲使善善同其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
黨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為唇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其意如何
滂慨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
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
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任為郡功曹

許敬汝南平輿人有史誣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拔佩刀斷席曰
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陶謙性剛直有大節少奉孝廉拜尚書郎除舒令郡守張磐同
郡先生與謙父友意殊親之而廉恥為之屈與衆還城固以公
事進見坐罷磐常思還入與謙飲宴或拒不為留常以衆屬謙
不為起因彊之及衆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
人由不樂卒以構隙後謙為陽武都尉時邊章韓遂為亂司空
張溫御命征討又請謙為參軍事接遇甚厚而謙其輕行事心

懷不服及軍罷還百寮高會溫屬謙行酒讓衆辱血溫怒徒謙於邊或說溫曰陶恭祖本以材略見重於公一朝以醉飲過失不蒙容貸還棄不毛厚德不終於四方人士安所歸望不如釋憾除恨克復初分於以遠聞德美溫然其言乃追還謙謙至或人謂謙曰足下輕辱三公罪自己作今蒙釋宥德莫厚矣且降志卑人以謝之謙曰諾又謂溫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在變華謝天子禮畢必詣公門公宜見之以慰其意時溫於公門見謙謙曰仰謙自謝朝廷豈為公耶溫曰恭祖疑病尚未除邪遂為之置酒待之如初

李法漢中人性剛而有節終於安南太守

蓋勳為議郎董卓廢少帝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勳長揖爭禮者皆為失色卓以為越騎校尉早又不欲令典禁兵復出為潁引太守未及至郡徵還京師河南尹朱雋為卓陳軍事卓折携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汙我刀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况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戲之爾勳曰不聞怒言可以為戲卓乃謝雋勳雖彊直不屈而內厭於董卓不得意疽發背卒

朱雋拜大司農獻帝詔雋與太守楊彪等十數餘人譬郭汜合與李傕如泥不肯遂留留雋等雋素剛即發病卒

魏陳公字公基東郡人也剛直壯烈漢末天下亂始隨魏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為布畫策布每不從其計太祖軍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未攻蹙

著泗水中及太祖軍攻之急布於白門樓上謂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自首當明公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印投石豈可得全也下邳軍敗士執布及宮太祖皆見之與語卒生故布有求活之言太祖謂公曰公臺鄉平常自為智計有餘今竟何如宮顧指布曰但坐此人不能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為擒也太祖笑曰今日之事當云何宮曰為臣不忠為子不孝死自今也太祖曰卿如是奈卿老母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也太祖曰若卿妻子何宮曰宮聞將施任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否亦在明公也太祖未復言宮曰請出就戮以明軍法遂趨出不可止太祖泣而送之宮不還顧宮死後太祖待其家比日厚於

初

審配字正南魏郡人為袁紹治中別駕紹死袁向使醜守僕太祖攻之太祖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及城陷生獲配太祖謂曰吾近行圍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太祖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爾也有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亂遂斬之何夔初為太祖司空掾屬太祖性嚴掾屬公事住住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夏侯玄為大帝被收下廷尉鍾毓弟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玄在園會因欲押而友玄玄正色曰鍾君何相偏也

徐英字伯齊馮翊著姓為郡功曹張既初為郡小吏英嘗自鞭既二十建安初英為蒲阪令英性剛爽自貧族氏勝既於鄉里

名行在前加以前加辱既雖知既貴顯終不有求於既既雖得志亦不顧計本原猶欲與英和嘗因醉欲親狎英故抗意不納英由此遂不復進用故時入善既不挾舊怨而壯英不撓

文欽為揚州刺史亡人吳都為護假節鎮北大將軍欽性剛雖在他國不能屈節下人自招據宋異等諸大將皆憎疾之惟孫峻常左右之

蜀嚴顏為劉璋將邑郡大守張飛至江洲生獲顏謂曰大軍至何以不降敢逆戰乎顏對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

頭將軍無降將軍也

飛怒

日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

頭何為怒也飛義之引為賓客

晉王遜為寧州刺史李雄迫將李驤渡瀘水寇寧州遜使將軍

姚崇夔琛距之戰于堂狼大破驤等崇追至瀘水透溺水死者千餘人崇以道遠不敢渡水遜以崇不窮追也怒因郡師執崇鞭之怒甚髮上衝冠冠為之裂夜中卒

周處士吳為東觀左丞孫皓未為難督及無平王渾登建業宮醜酒既酣謂吳人曰諸軍亡國之餘得無憾乎處對曰漢末分離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感豈惟一人渾有慙色

王卮字孝孫初入洛詣東海王越不拜越問其故卮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後東瀛公騰辟為車騎府舍人不就

何無忌東海郡人也必有大志忠亮任氣人有不稱其心者輒

形于言色位至鎮南將軍

南齊裴顛少有異操宋明帝泰始中於總明觀聽講不讓劉康
席兼用為參軍順帝昇明末為奉朝請齊臺建世子裴非頃外
戚譜顛不與遂分籍

卞延之弱冠為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凱以令長裁之情
不能容脫冠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為此憤耳而今已投之
卿以一世勲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

梁任昉少好學早知名初宋丹陽尹劉秉辟為主簿時助年十
六以氣忤秉子久之為奉朝請

江子一為戎武將軍南津校尉第四子歷尚書金部郎大同初
遷右丞兄弟性並剛烈

沈瑀為尋陽太守仍為蕭穎達長史太守如故瑀性屈彊無忤
穎達穎達御之天監八年因入諮事辭又激厲穎達作色曰朝
廷用君作行事邾瑀出謂曰人我死而後已終不能傾側面從
是日於路為人所殺多以穎達害焉子續累訟之遇穎達亦尋
卒事遂不窮竟

陳孔叟仕梁為南昌侯相值侯景亂京城陷朝士並被拘繫或
薦叟於賊侯子監子監命脫桎梏厚遇之令掌書記詩景軍悉
恣其凶威子監景之心腹委任又重朝士見者莫不卑俯屈折
叟獨傲然自若無所下或諫叟曰當今亂世人思苟免獯羯無
知豈可抗之以義叟曰吾性命有在雖未能死豈可取媚凶醜
以求全乎官至金紫光祿大夫領引範宮衛尉卿

袁憲仕梁為太子舍人及武帝作相除司徒戶曹切謁遂抗礼
長揖中書令生勵謂憲曰卿可矯衆不拜錄公憲曰於理不應
致拜衛尉趙知禮曰袁生舉止許中故有陳汝之風

傳繹為中書通事舍人文筆與嚴然性本彊不持撿操負才使
氣凌侮人物朝士多御之會施文慶沈客卿以便接親幸專制
衝軸而滓益踈又慶等因共譖繹受高驪使金後主收繹下獄
繹素剛因憤恙乃於獄中上書曰夫人君者恭事上帝子愛下
民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肝忘食是以繹被區宇慶流子
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之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
側宦擊弄權惡忠直言仇讐視耕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
餘菽粟百姓流離僵尸蔽野貨小公行弩藏損耗神怒民怨衆
判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後主大怒頃之意稍解遣
使臣心可改後主於是益怒令官者李善慶窮治其事遂賜死
獄中

北齊魏愷少抗直有才辨除青州長史固辭不就楊愔以聞文
宣大怒謂愔云何物漢子我與官不肯就明日將過我自共語
是時文宣已失德朝廷皆為之懼而愷情貌坦然文宣切責之
仍云死與長史熟優任卿選一處愷答云能殺臣者是陛下不
受長史者是愚臣伏聽明詔文宣謂愔云何慮無人作官職其
用此漢何為不放其還家永不用收採申是積年沉廢

唐李太亮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不可干以非義或面陳是非
心無屈撓位至兵部尚書

薛萬徹為寧州刺史坐房遺愛同謀伏罪臨刑大言曰薛萬徹
健兒也留為國象効死萬徹豈得坐房遺愛而殺之手遂解衣
謂監刑者疾研執刀者斬之不殊勝徹之叱因何不加力之力
乃絕

王忠禮為哥舒翰兵馬使征九曲後期翰欲引斬之續命使釋
之思禮徐言曰斬則斬却喚何物諸將壯之

竇參代宗時為大理司直按獄江淮次揚州節度使陳少遊驕
蹇不郊迎令軍吏傳問參正詞讓之少遊悔懼促詣參參不候
濟江還奏合旨

晉王權為兵部尚書高祖得契丹屈節以事之馳駟乘輅道陌
交識一日直權為使權以前世累為將相未嘗有稱臣於戎虜
者謂人曰我雖不才今老矣豈能稽顙於穹廬之長乎違詔
得罪亦所甘心由是停住

周王朴為樞密使朴性敏銳然傷於大剛每稠大廣座之中正
色高譚少敢觸其鋒者故時人雖服其機辯而無溫克之譽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七十八

總錄部

計策

賢者省己為入謀而貴忠智士行權以計戰而萬自正教類廢
小辯競起挾長短之要術明利害之端機周用通策慮幅臆乃
有陳說於尋戈之際畫奇於前席之間矯激縱橫講貫詳熟譬
喻以盡其委曲感動以極其志誠使夫易危成安轉禍為福大
則致國體之疆勝保世嗣之順五次則圖富貴於微賤全身名
於疑難雖云小言之破道而或大事之允濟著之談議動盈簡
牘者焉

蘇秦洛陽人已說趙與諸侯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

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
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
求見蘇秦秦乃誠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而見之
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乃自令困辱
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
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若趙乃遂
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
幸先用而能用秦者獨張儀可爾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
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
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
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
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
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
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君使臣陰奉給君資蓋蘇君之計謀
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
及蘇君明矣陳軫為
楚使秦時韓魏相攻朞年不解秦惠王欲求之問於左右左右
咸曰救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為之決會軫適至惠王曰今
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
決願子為主計之餘為寡人計之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
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
牛食其必爭爭則必鬪鬪必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
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為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

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
攻昔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
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
國果傷小國果亡秦興兵而伐之大勉之此陳軫之計也

馮煖愛許表反一為孟嘗君客時相齊封萬戶於薛使人出錢

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使馮煖責之煖至薛召
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煖至孟嘗君曰焚無用虛債之
券指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及孟嘗君
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煖
曰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
免其死爾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

嘗君子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惠王田齊放其大惡
孟嘗君於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彊於是梁主虛上位以相相
為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
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位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
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知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車
二駟服劍一封書一謝孟嘗君寡人不詳被於宗廟之崇沈於
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
國統萬人乎馮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
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
數十年無纖芥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侯羸為大梁夷門監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

又將兵圍邯鄲魏公子無忌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教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羸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羸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爾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

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
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
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
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長死邪何泣
也公子曰晉鄙噉音鳥百反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
以泣爾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
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功
子有急此乃臣効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曰臣
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曰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
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伐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
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伐之何如哉歎

無聽朱亥就四十斤鐵椎椎晉鄙公子遂將晉鄙勒兵下令軍
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
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解去遂救邯戰存趙

呂不韋濮陽人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而謂父曰耕田之
利幾倍曰十倍珠田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
無幾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力君澤可以遺世
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邯城音死貌反故往說之

曰子子侯侯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外
秦太子也託於不可知之國謂秦託子於趙安一日倍約身為糞土今子

聽吾計事永歸可以有秦國吾為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
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

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不而壽於朝生君陽金君累卵危也朝生木朝榮夕落謂短命不壽也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

千萬歲其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石避席請問其說不常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偃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一日子偃立倉用事王后之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葉在於趙無每於內引領西望願得一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常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正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遺之是不

敢倍德畔施是自為德講秦王老矣一日晏駕雖有子異人不

足以結秦趙乃遺之異人至不常使楚服而見王后悅其狀狀貌也

高其知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誦經也

子曰少葉指在外掌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王罷之乃請留

止間曰陛下掌軺車於趙矣趙之豪桀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

及國皆西面而望太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皆有怨心使

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為然竒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

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楚立以不常為相據曰文信侯

食監田十二縣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奉邑

漢范增居鄴人居鄴縣名也屬廬江年七十素好竒計秦末項

梁起江東增說梁曰陳勝敗固當言其計畫非是秦滅六國楚

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

戶亡秦必楚南公南方之老人也俱令有三令陳勝首事不立

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皆爭附君者蠡古蜂字也

起如蠡而起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

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

鮑生有識之士姓鮑而為諸生蕭何為漢王丞相漢三年與項羽相距

京索索山客及上數使使勞苦丞相勞求到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

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為君計莫若遺君子孫昆弟能勝

兵者悉詣軍所上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大說

周公與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四人已侍太子高帝十一年

九江王黥布反帝疾欲使太子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

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呂澤曰太子將兵有

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

嘗與上定天下裒將也乃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以羊將狼也皆

不肯為用盡力無功必矣臣聞無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

御趙王常抱居前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乎其伐太子

位必矣君何不急謂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

兵諸將皆陛下故等論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

為用且使布聞之即鼓行而西爾上雖疾卧護之諸將不敢不

盡力雖苦疆為妻子計載輜車卧而行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

呂后承間為高泣而言如四人意帝曰吾惟之堅子固不足遣

乃公自行爾於是帝自將東

陸賈為太中大夫病免呂太后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

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平嘗燕居深念念思也

靜居獨以國家慮思其方策賈往不請直入坐言不因門將命而徑入自坐陳平方念不

見賈思慮之際故不竟賈至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揣度也音不委反

賈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之

憂念不過患儲亡少主爾陳平曰然為之柰何賈曰天下安注

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豫索也士豫附天下雖有

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兩君掌握爾臣嘗欲謂大尉絳

侯謂者與之言絳侯與我戲易吾言言絳侯我與相戲狎君何不交

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盡呂氏數事平用其計呂氏謀益壞及

誅呂氏立孝文賈有力焉

王先生齊人景帝時梁孝王既殺袁盎懼使鄒陽齎以千金令

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王先生素其相也年八十餘多奇計

即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

之誅誠難解也以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况臣下乎昔

秦始皇有伏怨於太后郡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為鄒太

義茅焦諫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茅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臣竊為陛下危之臣趙鑊始皇下

殺下左手接之曰先言卑乃解起始皇非能說其言也迺自

彊縱之爾說讀曰悅茅焦亦塵脫死如毛麓塵少也言絲色反故事故事

所以難者也今子欲安之乎安焉也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

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高我而

西楚陽行先日欲獻愚計以為衆不可蓋蓋覆也竊自薄陋不敢

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鄒陽發寤於心曰
敬諾辭去不過梁敬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
也後封為蓋侯鄒陽留教日乘間而請曰間謂空隙無事之時臣為長君

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使令謂役使之人也今音力成反愚慙竊不自料願有

謁也料量也謁告也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

無有言獨一爾无所比數也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令益爰事即窮

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拂鬱泣血無所發怒拂鬱蘊積切齒也拂音弗

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叅卯叅卯者言其將噴而破碎也竊為足下

憂之長君懼然曰將為之柰何懼讀曰瞿音居具及瞿然無守之貌陽曰長君誠

能精為上言之待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后后太后得長

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太后宮及帝宮也金城之固也其言

榮寵無極不可壞故取喻於金城也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

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曰以殺舜為事言日日及舜故殺也

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庠地名也音鼻今鼻亭是也在零陵夫仁人之於兄弟无

藏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魯公子慶父使僕人

殺子般慶父莊公弟也子般莊公太子也僕人即鄆扈樂也父讀曰甫般字與班同獄有所歸歸罪於鄆扈樂也

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季友慶父之弟不探慶父本情而誅扈樂慶父親殺閔公季

友緩追免賊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為過也

哀姜莊公夫人也淫於三叔而豫殺閔公齊人殺之于夷夷齊地也法而不譎也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

以是說天子徵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

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

甯乘齊人武帝時以方士待詔公車號東郭先生太將軍衛青

甯乘齊人武帝時以方士待詔公車號東郭先生太將軍衛青

衛后兄也封為長平侯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斬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先生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將軍止將前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事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謝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斤為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為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拜以為郡都尉

後漢方望平陵人王莽未隗囂據隴右以望為軍師望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今起立者乃在南陽王奔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為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衆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民神者也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削地開兆茅茨土階以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明含諸嚙從其言

虞翊為懷令章帝元初中任尚為中郎將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伐班雄屯三輔尚臨行翊說尚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効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為君危之尚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如翊曰兵法弱不攻疆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曠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

掩截其道自窮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太喜即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鈔擊杜季貢於丁奚城斬首四百餘級獲牛馬羊數萬頭

鮑信靈帝未為騎都尉太將軍何進遣信所在募兵會董卓殺勢金吾于原并其衆故京都兵權唯在卓信謂袁紹曰卓擁疆兵有異志今不干圖將為所制及其初至疲勞襲之可擒也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

張玄字處虛獻帝中平二年司空張溫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玄自田廬被褐帶素要說溫曰天下寇賊雲起豈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以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

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中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溫聞之大震不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虛吾非不悅之子言顧吾不能行如何玄乃歎曰事行則為福不行則為賊今與公長辭矣即仰藥欲飲之溫前執其手曰子忠於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為當然且出口入耳之言今知之玄遂去逢

紀為渤海太守袁紹客時韓馥據冀州紀說紹曰夫奉大事非據一州無以自立今冀郡疆實而韓馥庸才何密要公孫瓚將兵南下馥聞必駭懼并遣辦士為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可因據其位紹然之益親紀即以書與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董卓而

陰謀襲馭也果以冀州讓紹

蒯良中盧人劉表之初為荊州也江南宗賊盛

宗黨共為賊

袁術也

魯陽盡有南陽之衆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具羽為華容長各阻兵作亂表初到單馬入宜城而遮蒯良與同縣人蒯越襄陽人蔡瑁與謀表曰宗賊甚盛而衆不附袁術因之禍今至矣吾欲徵兵恐不集共策安出良曰衆不附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禹所以之不從而問與兵與策乎表顧問越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任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具羽皆武人不足慮宗賊師多貪暴為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以衆未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盛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術等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子柔之言雍

季之倫也異度之計曰犯之謀也遂使越遣人誘宗賊至者五
十五人皆斬之襲取其衆或即受部曲唯江夏賊張虎陳生擁
衆據襄陽表乃使越與龐季單騎往說降之江曲南遂悉平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與人獻帝時揚州刺史劉繇為孫策所逐
繇將奔會稽郡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隅不可往也
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貢獻與兗州
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間其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益
得景升必相收濟繇從之將奔豫章又使笮融助朱皓討劉表
所用太守諸葛玄邵謂繇曰笮融出軍不顧名義者也朱文明
皓善推誠以信人宜使密防之融到果詐殺皓代領軍郡事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七十八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七十九

總錄部一百二十九

計策第一

魏程昱東郡東河人漢末黃巾起縣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昱使人偵視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中太姓薛房等曰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其勢可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非有堅甲利兵攻守之志也今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今若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為然是吏民不肯從曰賊在西但有東爾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於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隨

之求得縣令遂共城守度等來攻城不能下欲出奔昱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由此得全其後兗州刺史

劉岱辟昱昱不應是時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乃遣使語岱令遣紹妻子使與紹絕別勅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議連日不決別駕王或白岱程昱有謀能斷太事岱乃召見昱問計昱曰若棄紹近授而求瓚袁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為紹所禽夫趣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將軍終敗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瓚大為紹所破田豐字元皓鉅鹿人漢末袁紹起義豐說紹曰曹公破劉備則

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脩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共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

賈詡漢末以故尚書依張繡時太祖拒袁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結援繡欲許之詡顯於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發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彊曹弱又與曹為讎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

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為重曹公
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
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從之率衆歸太祖
太祖見之喜執詔手曰使我信重於天子者子也表詔為執金
吾封都亭侯遷冀州牧

成公英漢未隨轉遂為復心遂在惶中其壻閻行欲殺遂以降
夜攻遂不下歎息曰丈夫困危禍起婚姻乎謂英曰今親戚離
叛衆轉少當從羗中西南詣蜀爾英曰與數十年今雖罷敗有
何葉其門而依於人乎遂曰吾年老矣子欲何施英曰曹公不
能遠來獨夏侯淵之衆不足以追我又不能久留且息肩於羗
中以須其去招呼故人綏會羗胡猶可以有為也遂從其計時
隨從者男女尚數千人遂宿有恩於荒羗羗衛護之及夏侯淵
還使閻行留後乃令羗胡數萬將攻行行歆走會遂死英降大
祖

吳質為朝歌長時臨淄侯植太子母弟楊脩與丁儀兄弟皆歆
以植為嗣太子患之以車載質廢簾內謀脩以白太祖未及推
驗太子懼告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簾受絹車內以惑之脩必復
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脩果白其無人
太祖由是疑焉袁准史不載其官齊王正始中吳將朱然入祖中淮

言於大將軍曹爽曰吳楚之民肥弱寡能英才大賢不出其士
比技量力不足與中國相抗然自上世以來常為中國患者蓋
以江漢為池舟楫為用利則陸鈔不利則入水攻之道遠中國

之長枝無所用之也孫權自數十年以來大略江北膳治甲兵精其守禦數出盜竊敢遠其水陸次于平土此中國所願聞也夫用兵者貴以飽待饑以逸擊勞師不欲久行不欲遠守少則固力專則疆當今宜捐淮漢已南退却避之若賊能入居中央未侵邊境則隨其所短中國之長枝得用矣若不敢來則邊境得安無剽盜之憂矣使我國富兵強政脩民一陵其國不足為遠矣今襄陽孤在漢南賊循漢而止則斷而不通一戰而勝則不攻而自服故置之無益於國亡之不足為焉自江夏以東淮南諸郡三后已來其所亡幾何以近賊疆界易鈔掠之故哉若徙之淮北遠絕其間則人民安樂何犬吠之驚乎遂不徙

蜀諸葛亮初在荊州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書琦及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為江夏太守亮位至丞相

吳太史慈東萊黃人在郡奏曹史因為州家所疾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時融以黃巾寇暴出七都昌為賊管亥所圍慈將出求救於劉備時重圍嚴密慈乃嚴行蓐食須明便鞭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玄出慈行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各出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卧慈復植的

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鞭馬直突圍中
馳去此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
者遂到平原

晉庾袞不應州郡辟命齊王冏之唱義也強泓等肆掠于陽翟
袞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是時百姓安寧未知戰守之
事袞曰孔子云不教而戰是謂棄之乃集諸群士謀曰二三君
子相與處於險將以保安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然
而不以一人為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若衆曰善今日之主非
君而誰袞默然有間乃言曰古急病讓夷不散逃難然人之立
立貴其從命也乃誓之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鄰無抽屋無樵
採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戮力一心同恤危難衆咸從之

於是峻險阨杜蹊徑脩壁塙樹藩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通
有無繕完器備量力任能物應其宜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而
身率之分數既明號令不二上下有禮少長有儀將順其美極
救其美其賊至袞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衆
音測然不動且辭焉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時
人語曰所謂臨軍而惧好謀而成者其庾異行乎

劉裔東萊掖人會天下大亂攜母欲避地遼東路經幽州刺史
王浚留裔表為渤海太守浚敗轉依冀州刺史邵續續徒衆寡
弱謀降於石勒裔言於續曰夫田單包胥齊楚之小吏爾猶能
存已滅之邦全喪敗之國今將軍杖精銳之衆居全勝之城如
何墜將登之功於一篲委忠信之人於豺狼乎但項羽袁紹非

不疆也高祖縞冠而人應如響曹公奉帝而諸侯綏穆何者蓋送順之理殊自然之數懸也况夷戎醜類屯結無賴雖有犬羊之盛終有包宰之患而欲託根結援無乃殆哉續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裔曰琅邪王以聖德欽明創基江左中興之隆可企踵而待今為將軍計者莫若抗大順以激義勇之心奉忠正以厲軍人之志夫機事在密時至難違存亡興廢在此舉之矣續從之乃殺異議者數人遣使江南朝廷嘉之裔仍求自行續遣之既至元帝命為丞相參軍

楊翰為前秦苻堅高昌大守堅既死苻丕新立安西呂光自西域還師至于宜禾堅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距之翰言於熙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彊氣銳其鋒不可當也度其事意必有異圖

且今關中擾亂京師存亡未知自河沱西迄于流沙地方万里帶甲十萬鼎峙之勢寔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穀口水險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自然投戈如其以遠不守伊吾之關亦可拒也若度此二要雖有子房之策難為

計矣地有所必爭真此機也熙弗從美水令隸為張統熙曰主

上傾國南討覆敗而還慕容垂擅兵河北洎冲寇逼京師丁零雜虜跋扈關洛州郡姦毫所在風扇王綱弛絕人懷利已今以光迴師將軍何以抗也熙曰誠深憂之未知計之所出統曰光雄果勇毅明略絕人今以蕩西域之威擁歸師之銳鋒若猛火之盛於原弗可敵也將軍世受殊恩忠誠夙著立勲王室宜在於今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為將軍計者莫若奉為盟

主以攝重望推忠義以摠率群豪則元無異心也資其精銳東
兼毛與連王統南壁集四州之衆掃兇迎於諸夏寧帝室於關
中此桓文之舉也熙又不從殺洛於西海以子裔為鷹揚將軍
率衆五万距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大守李純以郡降
光裔及光戰于安弥為光所敗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迎光光殺
之建威西郡太守索洋奮威督洪池以南諸軍事酒泉太守守
皓等為光所殺尹昭為後秦姚興吏部尚書與使中軍姚弼後
軍欽成鎮遠及伏乾歸等率步騎三萬代俾擅左僕射齊難等
率騎二万討赫運勃勃昭諫曰俾儻恃遠輕敢違逆宜詔蒙遜
及李玄盛使自攻擊待其斃也然後取之此卞莊之舉也興不
從弼果敗齊難為勃勃所擒

後魏宇文福宣武時為平遠將軍征南統軍進計於都督彭城
王勰曰建安是淮南重鎮彼此要衝得之則義揚易圖不獲則
壽春難保勰然之及勰為州遂令福攻建安建安降以勳封襄
樂縣開國男邑二百戶賀拔樂兵孝莊帝時為介宋榮前將軍
萬侯醜奴僭稱大号關中騷動朝廷深以為憂將遣岳討之岳
私謂其兄勝曰醜奴擁秦隴之兵足為勅敵若岳往而無功罪
責立至假令克定恐譏謗生焉勝曰汝欲何計自安曰請尔朱
氏一人為元帥岳副之則可矣勝以為然乃請於宋榮大悅乃
以天光為擁州刺史以岳為衛將軍左都督又以侯莫陳悅為
右都督並為天光之副後周李賢隴西高平人魏永安中万侯
醜怒據岐涇等諸州反叛魏孝莊遣尔朱天光率兵擊破之其

黨万侯道洛費連少渾據原州未知醜奴已敗天光遣使造賢
令密圖道洛天光率兵續進會賊黨方侯阿寶戰敗逃還私告賢
曰醜奴已敗王師行至此阿寶以性命相投願能存濟賢因令
阿寶偽為醜怒使給道洛等曰今已破臺軍須與公計事令寶
權守原州公宜速往道洛等信之是日便發既出而天光至遂
克原州道洛乃將麾下六千人奔于牽屯山天光見賢曰道洛
之出子之力也賢又率鄉人出馬千疋以助軍天光大悅時原
州亢旱天光以乏水草乃退舍城東五十里收馬息兵令都督
長孫耶利行原州事以賢為主薄道洛復乘虛忽至時賊黨千
餘人在城中密應引道洛入城遂殺耶利賢復率鄉人殊死拒
戰道洛乃退走又有賊師達符顯圍逼州城晝夜攻戰屢被推
衄賢間道赴應州詣天光請援天光許之賢乃返而賊營壘四
合無因入城侯日尚夕乃為負薪與賊樵采者俱得至城下城
中垂布引之賊衆方覺乃弩亂發射之不中遂得入城告以太
將軍至賊聞知便即散走

權景宣為外兵郎中率徒採運時東魏兵至道路擁塞因役民
家自匿景宣以入截非計乃偽作大祖書朝募得五百餘人保
據宜陽聲言大軍續至東魏將段琛等率衆至九曲憚景宣不
敢進景宣恐琛審其虛實乃將腹心自隨詐云迎軍因得西近
與儀同李延孫相會攻孔城洛陽以南尋亦未附大祖即留景
宣守張白塢節度東南義軍

唐李績曹州離狐人隋末軍城人翟讓聚為盜勸往從之李密

亡命在雍立浚儀人王百當宜之百當共勸說翟讓奉密為主
隋令王世充討密勸以竒計敗於洛水之上密封勸為東海郡
公時河南山東大水死者將半隋帝令饑人就食黎陽開倉賑
給倉司不時給付死者日數萬人勸言於密曰天下大亂本是
為饑今若得黎陽一倉大事濟矣密乃遺領麾下五千人自原
濟河掩襲即日剋之開倉賑給一旬之間得勝兵二十餘萬人
徐文遠初仕隋越王侗以為國子祭酒時洛陽饑饉文遠出城
樵採因為李密所得密即其門人也文遠南向坐率其屬北面
拜之文遠謂密曰老夫疇昔之日幸以先聖之道仰授將軍時
經替隆脩焉已久今將軍厲風雲之會為義衆所居擁兵百萬
威加四海猶能屈體引尊師之義此將軍之德也老夫之幸也
荷茲厚禮得不盡言乎但未審將軍意爾欲為伊霍繼絕扶傾
鄙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為莽卓迫險乘危老夫耄矣無能為也
密頓首曰昨奉朝命之拜上公庶竭庸虛以極國難不測城內
人情所以未敢朝謁方欲先從化及立功贖罪然後凱旋入拜
宸極此密之本志惟先生教之文遠曰將軍名臣之子伐顯忠
績前受語於玄感遂乃斲墜家聲迷而知反回車後路終於忠
考以康國家天下之人是所望於將軍也密又頓首曰敬聞命
矣請奉以周旋及密擊化而旋曾世充殺死文都密又詢計於
文遠荅曰世充亦門人素所知之淺促之士也今乘此事機必
懷異望將軍前計為不諧矣非破世充不可朝覲密又喜曰常
先生儒者不習軍之事今籌大計殊有明略

魏徵初以策干李密及王世充攻密於洛口徵說密長史鄭邲
曰魏公^{李密}雖驟勝而驍將銳卒死傷多矣又軍無府庫有功
不賞戰士心惰此二者難以應敵未若深溝高壘曠日持久不
過旬月敵人糧盡可不戰而退迨而擊之取勝之道且東都食
盡世充計窮意欲死戰可謂窮寇難與爭鋒請慎無戰邲曰此
此老生之常譚公徵曰此乃奇謀深策何謂常譚因拂衣而去
李萼天寶末定於清河平原大守顏真卿從父兄常止大守杲
卿破祿山土門開十七郡擁真卿為師得兵二十萬萼年二十
餘與郡人來乞師謂真卿曰聞公義烈首唱大順河朔諸郡恃
公為長城今清河定公之西隣也僕幸寓家得其虛寔知可為
長者用今計其蓄積足以倍平原之富士卒可以當平原之彊
公因而撫之為腹心輔車之郡其他小城運之如臂指爾唯公
所意誰敢不從真卿借兵千人萼將去真卿曰兵出也吾子何
以教我乎萼曰今朝廷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東下將出
崞口為賊扼兵不得出今若先伐魏郡斬袁知泰太守司馬垂
使為西南王公兵開崞口出千里之兵使討鄴幽陵平原清河
合同志十萬之衆徠洛陽分兵而制其衝計王師亦不下十萬
公當堅壁無與掉戰不數十日賊必潰而相圖矣真卿然之乃
移牒清河等郡遣其大軍李澤交副將平原縣令范冬馥裨將
和琳徐皓等進兵與清河四千人合勢而博平以千人來三郡
之師屯於博平堂邑縣西南十里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深乙舒
象等以二萬人來拒戰賊兵大敗斬萬餘首崔寧代宗時嚴武

薦為利州刺史及武為劔南節度過利州心欲輟寧使寧自等
寧曰節度張獻誠見忌惡且又好利誠能重賄之寧可以從大
夫矣武至劔南遺獻誠奇錦璠具價垂百金獻誠大悅武有書
欲召寧獻誠然之寧即日禰疾棄官之劔南武奏為漢州刺史
梁馮行襲武當人唐末為本都都校中和中僖宗在虜有賊首
孫喜者聚數千人欲入武當刺史呂燁惶駭無策略行襲伏勇
士於江南乘小舟逆喜曰郡人得良牧衆心歸矣伏緣兵多民
惧虜掠若注軍江北領肘腋以赴之使其前導以慰安士民可
立定也喜然之然江渡軍吏迎謁伏甲奮起行襲擊喜仆地拔
劔斬之其黨盡賊殫衆在江北者悉奔潰山南節度使劉臣容
以功上言尋授均州刺史州西有長山當襄漢入蜀路辟賊屯
據以邀劫貢奉行襲又破之洋州節度使葛佐奏辟為行軍司
馬請將兵鎮穀口奏通蜀道由是益知名
晉張希崇唐末以幽州裨將守平州為虜所陷授盧龍軍行軍
司馬天道中平州節度使盧文進歸朝希崇斃錢繼其任遺腹
心搃虜騎三百以監之希崇蒞事數歲虜中新至寵信坦然無
復疑矣忽一日登郡樓自私計曰昔班仲升西伐不敢擅還以
承詔故也我今入關斷在胃臆何恬於不測之虜而自滯耶乃
召漢人部曲翹楚者謂曰我陷身此地飲酪披毛生不見其所
親死為窮荒之鬼南望山川度日如歲爾輩得無思鄉者乎部
曲皆泣下霑衣且曰明公欲全部曲南去善則善矣如虜卒何
希崇曰俟明日首領至牙帳則先擗之虜無統攝必散平州去

虜帳千餘里待報至徵兵踰旬方及此則我等入漢界深矣何用以小衆為病衆夫喜是日希崇於郡齊之側坎礫地貯以石灰明旦首領與郡從至希崇飲以醇酎數鍾既醉悉置於灰窰中斃焉其徒營於北郭遣人攻之皆潰圍奔去亦捨而不追希崇遂以管内生口二萬餘南歸明宗嘉之授汝州防禦使漢王保義本姓劉名云非幽州人唐末平州刺史劉守竒引為帳中親信守竒以兄守光奪父政亡入虜中又自虜奔六原去非皆從之莊宗之伐燕也令守竒從周德威引軍前進師次涿州刺史姜行敢登陴固守去非呼行敢曰河東小劉即領軍未為父除兒爾何拒守守竒免謂勞之行敢遙拜即開迎降德威害其切密告莊宗言守竒心不可保然作變則無如之何莊宗以書召守竒還計事行次土門去非密說守竒曰公不施寸兵下涿郡周公已得非已力必有如簧之間太原不宜往也公家于梁朝素有君臣之分今往依之介福萬全矣乃馬首而南梁守竒為滄州留後以去非為河陽行軍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之八百八十

總錄部 一百三十

獨行

孔子之所謂狷者有所不為蓋夫趣向殊性能否異執雖不得夫中庸是亦奸名獨任者也眇觀古昔先明繼軌共或憤大道之訛變慨季運之奸擾因忘舊而積怨顧以義而深恥貴之己以激去念必報以勵俗堅持一介之行力慕古人之操乃有棄絕粒食坦視鋒刃憑河蹈火忍苦稱疾或高蹈長往或塊處待盡不交朋類自勤給養至有簡父兄之禮斷妻子之戀故迫無屈力行靡悔取其嫉惡之可尚而不至於亂倫也易曰君子以果行傳曰匹夫不可奪志其斯人之徒歟

周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王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

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

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以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

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于山首陽山在河東蒲坂

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

暴易暴乎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

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山孔子賢二人以為不降其志

不辱其身也孟子亦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矣有立志奮

然宜僚楚人也楚白公勝將亂勝謂乞石曰王與二卿士二卿士子

期西子皆五言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五百不可得曰市南

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

言說告而故辭告欲作亂宜僚辭距之承之以劔不動技劔指勝曰不為

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將蔬遇子貢于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此

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于此也吾聞之

壺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已知而干之不止者

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不舍惑于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

其壺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令吾子汙其君而履其

土非其壺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

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棄其蔬而立槁死于洛水之上君

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

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

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為人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而止矣
介子推晉人也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咎犯而將之召艾陵
而相之授田百萬介子推無爵齒而就位觴三行介子推奉觴
而起曰有龍矯又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既入深淵
得其安而蛇脂盡乾獨不得甘雨此何謂也文公曰嘻是寡人
之過也吾與子爵待旦之朝也吾與子田在河之間介子推曰
推聞君子之道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庶者不受也
文公曰使我得反國者子也吾將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得
聞君子之道為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則不敢當其後為人臣
而不見察其君者則不敢立其朝然推亦無索于天下矣遂去
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為之避寢三月號呼暮年

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為其山遂不出而焚死

黔敖一作禽為食于路以待饑者而食之有餓者一人餓蒙

袂輯履貿貿然未蒙袂不款見人也輯劍履力憊不能黔敖左

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餓者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

以至于斯也嗟來食雖問而非款辭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從也曾子

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微元也與無止其狂獨之辭

申徒狄非其妾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仕士

之於天地之間民之父母也今為濡足之故不救若溺人可乎

申徒狄曰不然昔者桀殺閼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

殺子胥陳殺洩治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治也不用故

也遂負石沈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乎如仁與智吾未見也

柱厉叔事莒敖公自以為不知而去居於海上夏日則飲菜芡
冬日則飲芋栗叔莒敖公有難厉叔辭其友而往之其友曰子
自以為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柱厲叔
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而不去是果知我也吾將死之
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厲人
臣之節也

陳仲子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井上有李螬食實者

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仲子窮不苟
求者是以絕

糧而緩也李實者虫食之過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

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

居也避兄離母處於陵仲子齊之世家也兄名戴為
齊卿食米蓋祿萬鍾也仲子以為非其

居行非道以居富貴故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頽蹙曰

處也竄令於陵歸省其母見授人鵝而非之已仲子也頽
蹙不悅曰安用是鵝鵝者為為手鵝鵝鵝

惡用是鵝鵝者為哉歸省其母見授人鵝而非之已仲子也頽
蹙不悅曰安用是鵝鵝者為為手鵝鵝鵝

嗚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鵝鵝之肉
也出而哇之哇吐也

漢王吉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啖

使食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

請吉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去婦東家棗完去

婦復還其厉志如此後為昌邑中尉

周燕宣帝時為郡次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

黜燕囚家守闕稱冤詔遣覆考燕見太守曰顯謹定文書皆著

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曰諸君被問悉當以罪推

燕如有一言及於府君燕守劔相刃使乃收燕繫獄悉被畧楚
辭無屈撓當下蚕室乃歎曰我平生之後正公玄孫豈可以力
鋸之餘見先君遂不食而死

後漢譙玄王莽時隱遯後公孫述僭号於蜀連聘不詣述乃遣
使者備禮徵之若玄不肯起使賜以毒藥太守自齎璽書至玄
盧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自招凶禍玄仰天歎
曰唐堯大聖許由恥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
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子曰
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足願奉家
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斤許之玄遂餓藏田野終述之
世

宋弘王莽末為共王赤眉入長安遣徵弘逼迫不得已行至謂
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因佯死獲免

高獲字敬公少遊學京師與光武有素舊師事司徒殿陽欸又
下獄當斷獲冠鐵帶鉄鎖詣闕請欸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
敬公朕欲用子為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
之於陛下出便碎去

李業梓潼人公孫述僭号於蜀素聞其賢徵之欲以為博士業
因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太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
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曰方今天下分
離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
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為子

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年不起猜疑寇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歎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親於其身為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賤哉融見業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恥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吊祠賻贈百匹業子章逃辭不受

任永馮信皆託青盲以避公孫述之難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與洗更視曰世適平日即怕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費貽驥為人不肯仕公孫述乃漆身為厲陽狂以避之退藏山數十餘年

李充陳留人家貧兄弟六人同衣遞食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是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偽酬之曰如有別居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燕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人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遂令出門婦啣涕而去坐中驚肅因遂罷散楊喬為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正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許遂閉不食七日而死

袁閔字夏甫彭之孫也少勵操行若身修節父賀為彭城相閔往省謁變姓名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吏不為通會阿母出

見閔驚

一云乳母從西出見在門側面貌省度為其垂泣閣厚丁寧叱問不知吾慎勿宣露也

入白夫人

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閔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无知

者閱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部矣延熹末黨事將作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內飲食而已且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閱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閱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廬鄉人就閱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一卒於土室

孔嵩字仲山南陽人與山陽范式為友荊州刺史嵩家貧親老親老乃變名姓傭為新野縣阿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為道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進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閔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為鄙哉式勅縣代嵩嵩以為先傭未竟不肯去

劉翊逢知故困餒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中以救其乏眾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

戴就會稽上虞八仕郡倉曹掾楊州刺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遣部從事薛安業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塘縣獄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鉄斧使就捩於肘掖就語獄卒可熟燒斧勿令冷每上彭彭即旁也音同考因止飯食不肯下

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臥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

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瓜中使以把
土瓜悉隋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藉受
命考寔君何故以骨肉拒扞也就據地答太守剖符大臣當以
死報國卿雖御命固宜申斷寃毒柰何誣枉忠良強相掠理令
臣謗其君子證其父節安庸駭忸行無義就考死之日當白之
於天與群鬼殺汝於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竒其壯
節即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辭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其鄉
里

周燮汝南安城人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問之好有先生草廬
結於南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
卿黨宗族希得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

皇甫規字威明為度遼將軍規為人多意美自以連在大位欲
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听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旻喪還歸縞素
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礼遠軍營
公違禁憲當急舉奏芳曰威明若避第言欲歸第避仕官之塗也仕塗故激

發我爾吾當為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遂無所問及黨事
太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為名將素譽不高自以西州豪
桀恥不得與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
又臣昔論輪左校時大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
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時人以規為賢

楊后字仲桓廣漢人潛身數澤耦耕誦經司徒楊震表薦其高
操公車特徵不就益州刺史焦參行部致謁后惡其苛慕時耕

於大澤即委鉏疾逝參恙之收其妻子錄擊欲以致后遂不知后所在乃出其妻子

魏管寧北海朱虛人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贖贈悉辭不受文帝徵為大中大夫明帝徵為光祿勳並不起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范粲為宰中郎齊王芳被廢遷於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於慟左右時司馬師輔政召群官會議粲又不到朝廷以其時望優容之粲又稱疾闔門不出於是特詔為守中特節使于雍州粲因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常侍左右至有婚官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

晉庾袞篤學好問事親以孝聞鄉黨薦之州郡交命察孝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号之為異行元康末潁州太守召為曹公袞服造後之衣杖鍾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後太守飾車而迎袞逡巡辭退請使行人卻將命者遂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既而袞自取已車而寢處為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難曰非常士也何以降之吾厚為之禮而遺焉

宗織年八十篤學不倦前凉張祚遣使者張興備禮徵為太子友興逼喻甚切織喟然嘆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興至姑臧祚遣其太子太和以執友禮造之織稱疾不見贈遺一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頃之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

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土聲聞書疏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

華混觀陽伯表之世孫也表子侍中廣坐事免官削爵土以混嗣混當受封逖避斷髮陽狂病瘖不能語故得不年世咸稱之辛諡永嘉末為散騎常侍慰撫關中及長安陷沒於劉聰拜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又歷石勒季龍之世並應祥命雖處喪亂之中頽然高邁視榮利蔑如也及用段儔復倫禮徵為太常謚遺閔書曰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節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以無窮此往不反者也然賢人聖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於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好豈有識

之者邪是故不嬰於禍難者非為逃之但真心至趣而與吉會爾謚聞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禍則危累棊是也君王功以成矣而父處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之禍也且因茲大捷歸身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享橋松之壽永為世輔豈不美哉因不食而卒

宋劉凝之字志安小名長年南郡浙江人也父期公衡陽太守元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為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事不食州里重其有德仁

南齊褚伯玉字元墟吳都錢唐人也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為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都仲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

梁何點文鑠坐法死點感家禍欲絕昏官祖尚之強為娶琅邪王氏礼畢時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罪點既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也點雖婚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諭其意也

劉訥早孤長兄潔為之嫂妻剋日為婚訥聞而逃匿事息乃還訥年十三遍通五經十五而冠而見其父彥之誠曰三加彌尊人備之始且思自勉以鹿爾躬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方谷庶保促生以勉塵身自是左右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親友因呼為居士

後魏濟陰王鬱長子弼以世嫡應襲先爵為季父尚書僕射麗因予民親寵遂奪弼王爵橫授同母兄弟誕矜是弼絕棄人事

託疾還私第宣武徵為侍中弼上表固辭入嵩山以穴為室布衣蔬食至卒

隋元褒十歲而性友悌善事諸兄諸兄謀欲別居褒泣諫不得家素富多金寶褒無所受况身而出為川里所稱

唐李源愷之子愷既為羯胡所害源方八歲為郤越所虜流浪南化畏轉人家凡六七年逮洛陽平父之故吏有憶認者以金帛贖之歸於近親伐宗聞之授河南府參軍源遂從河內不婚娶不役僮使帶住洛陽城北之思林寺即愷之別里土寓於一室次僧而食亦未嘗見其欲習至於齊榮辱混是非熙熙而無不合盖自有得也先命元其野以備終制時時眠其間彥宗長慶二年七月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之乃徵諫議大夫不起



